

沙迪克

的

婚礼

李宝生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沙 婚

迪 礼

克

的

沙迪克的婚礼

李宝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

书 名：沙 迪 克 的 婚 礼

著 者：李 宝 生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0

字 数：244,000

版 次：1991年4月第1版

印 次：199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033-0222-4/I·191

定 价：5.0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李宝生，一九四一年生于陕西宝鸡市，一九六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文联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疆分会副主席，乌鲁木齐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八八年授大校军衔，现任新疆军区文化处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风雪马蹄声》、《皑皑的雪山》、长篇叙事诗《鹰笛》、散文集《远去的军马》、《西部军旅风情》。

序

李 瑛

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中亚腹地的新疆，有着浩瀚、磅礴、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有着十三个民族一千三百多万人民在劳动和创造中生息繁衍，正象有人曾说过的，在这里贫穷与富饶、封闭与开拓、阴柔与阳刚、古老与年轻竟那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它的丰饶深厚的生活矿藏自是作家成长绝好的膏壤。

在我国为数不多的长期战斗生活在新疆边陲和兄弟民族地区、以反映边防战士和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为己任的作家中，李宝生同志是热情勤奋并取得出色成果的一个。至今我仍然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文艺刊物编辑部工作时读到他的成名小说《神枪手和万里云》时的喜悦激动的情景。后来这篇小说在全军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如今，近三十个年头过去，尽管这期间我们国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宝生同志又一直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在时间和创作条件都受到很大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笔耕不辍，并且表现出多方面的兴致和才能，不能不使人感到高兴。他既写小说散文，也写诗歌，十年浩劫结束不久，就相继出版了小说集《风雪马蹄声》、长叙事诗《鹰笛》和散文集《远去的军马》；近年来，又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皑皑的雪山》、散文集《西部军旅风情》。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革命战士和作家对生活执著而顽强的信念，以及对文学艺术锲而不舍地追求热情。

最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又将出版他的小说散文选集《沙迪克的婚礼》，他要我为他这本从事写作三十年的作品选集写几句话，尽管我对小说散文缺乏研究，还是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之所以如此，一是我和他一样，在部队几十年来都始终是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坚持写作，是同行，虽然他比我更接近基层，也正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就比我更繁杂、更琐细，我深知他写作的甘苦；二是他所写的绝大部分是以军事题材为内容的作品，这是我长期来接触较多、兴趣较大也比较熟悉的方面；三是我曾经三次入疆，对他笔下所描绘、所点染的为西北地区所独具的性格、景色，以及那里的战士和人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气质和风貌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热爱，我向往那里军民有声有色的生活，敬佩他们创造的伟业，我喜爱那里壮美的史诗和迷人的歌舞，那里的雪岭、黄沙、雄鹰、骏马，甚至一朵野玫瑰，一棵芨芨草，都曾引起我无限诗情和遐想，我发现，在那里，当生命具有了科学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时，会表现得何等顽强和神勇！因此，在他经过认真遴选编完这本选集、在他回忆和总结自己军旅生活和创作实践三十年虽获丰收却不无坎坷的道路时、在他进行再思索再认识并瞻望前程准备开始新的起步时，我作为一名老兵，作为他的一个同行和战友，应该表示贺忱希望和祝福。

收在这本书中的十一篇小说和二十一篇散文，虽然形式不同，表现方法不同，但却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使人清晰地看到新疆军民在祖国四化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中所迈出的巨大步伐，显示了生活在那里的战士和各族人民的新生活、新的矛盾冲突、新的道德风尚和新的社会关系。这些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闪光的人物形象，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和鼓舞。

这是一本有生活、有激情、有特色的书，高歌英雄人物的书，激励人们奋进的书。

书中许多作品的题材是过去作家笔下尚未触及或接触不多的

生活领域，比如，戈壁滩上只有一个人的供水点，如帕米尔高原哨卡上巡逻的骆驼班，如在边防冰河上建立通信站的一户人家等等，这些新鲜的题材内容，这些在严峻斗争生活中孕育的人物形象，虽然都是以篇幅不长的散文形式、或者只能说是初步得到反映，却已使我们感到欣慰和喜悦；再如《奇台》的奇巧，《醉村》的醉趣等一些篇什，以其似幻却实的为遥远边地生活所独具的特殊情致和生活韵律吸引着人们，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鲜之感。

我想在这里突出强调，也是我觉得最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中，无论小说或散文，也无论写军写民，几乎每篇作品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或几个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这些可爱、可尊敬的、看似平凡却又感人至深的形象，使人读后心潮久久难以平伏。这些人，民族不同，经历各异，他们憨厚而质朴，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各自的岗位上，数年如一日默默地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甚至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懂得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自我的人，他们是我们时代很少为人所知但却是真正的当代英雄！

《一碗泉》中那个执行边防协调任务的老兵，为给战友接水，一人长期坚守在大烧火燎的茫茫戈壁，风暴袭来，他使用绳子把身体拴在油罐上坚持完成任务，待风暴过去，他却被沙渍砾石掩埋而英勇牺牲了；

《驼铃》中那个塔吉克战士和班长，率几峰骆驼到帕米尔边防哨卡去，夜渡冰河舍己为人的惊险场面；

《绿色的宝石》中那个边防站老站长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只为要使战士吃上青菜的感人的身影；

在风雪呼啸的老风口之夜，汽车陷进雪坑的危急时刻，藏族老妈妈一家人所给予的解救和款待，一腔如火的慈母情怀，怎不使人泪如泉涌；

在进军藏北的高原雪夜，部队战士因缺盐而虚弱浮肿，死亡

面前忽然路边出现一袋白花花的食盐，那贫苦的送盐的藏族母子怎不使人感激涕零；

自己的男人在开山工程中舍己救人牺牲之后的帕蒂曼，如何说服父亲仍然悉心照料长期瘫痪的老公公，帕蒂曼的崇高品质，这种在农村变革中产生的新的思想、道德、心理等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闪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众多的英雄人物，是我们整个具有人性道义能受会惜的民族的代表。他们的思想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和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书中有的散文即使未着重刻划某一具体人物，在写法上只是对某些生活片断或感悟作了自然的描述，或抒情，或议叙，或记事，但通过直观的生活形态予以哲理寓意的表现，最终也还是礼赞了人的精神，人的意志，人的品德，人的风格。这一点，在全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而突出。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社会主义人性的崇高和优美，表现当今新人的巨大人格力量，今天对于我们建设新世界是多么重要。

书中有不少是表现骑兵战斗和训练生活的，特别是几篇写骑兵生活的小说，无论是赞歌、战歌、挽歌、或悲歌，从中都可看到，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的深度、生活的浓度、对火热斗争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起同样题材的散文来更显得丰满和深厚。六十年代初所写的《神枪手和万里云》中战友间产生的思想矛盾，三十年匆匆流过，如今读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那些绘声绘色的人物仍然闪射着耀眼的光辉；而在另一篇《风雪马蹄声》里，新分到骑术标兵班的老骑兵班长王铁鹏，细心耐心地帮助新班长胡树才纠正只抓骑术单项而忽视全能训练、实际是缺乏整体观念的思想，同样也给人莫大启迪、激励和莫惠享受。连同他所写的其他几篇反映骑兵斗争生活的小说，特别是那篇把大白马和小黑马写得活灵活现的《硝烟散尽马嘶鸣》，在西北地区冷

峻的色调和严酷的边防现实背景的衬托下，骑兵战士粗犷豪迈的性格和英武机智的形象，表现得何等突出，他们对人民的庄严责任感和强烈的爱，他们的壮烈情怀，深深地震撼着我们。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我十分叹服作者对军马的细腻的描述。他笔下所写的“雪里白”、“黑骏马”、“万里云”、“追风马”、“四蹄雪”、“枣骝马”……，无论在战斗中血溅沙场，还是在草原上乘马斩劈；也无论是写调教烈马时上嘴备鞍，还是为战马梳鬃扎尾、添料谈心，他都以极大热情，描绘马的形态、马的神韵、马的个性和马的情感，或暴烈强悍，或稳重深沉，无一不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它们都善解人意，对主人无限忠贞。这使我想起法国作家布封在他的“自然史”中，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和高超优美的文笔，写狼，写马，写鹰，写狗，特别是对狗，他的笔简直象一把长着眼睛的手术刀，把狗从外观到统治生命的心灵和情感都做了细致的解剖，真是描绘得淋漓尽致！宝生在这里写的是自然界的马，他的笔间充满大自然的感应，但他所写的又绝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马，而是闪烁着人性光辉、赋予它以人格化了的马，表现出强烈的爱憎之情，对生活的眷恋，对美和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憧憬和追求，成为一种撼人心魄的美。他写的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他自己。

宝生是陕西人，1961年入伍就到新疆当了骑兵，在瀚海戈壁，在高山牧场，在“掺杂着牛羊马匹和各种动物的粪尿味、尸骨味、交配繁殖期弥漫的骚腥味的草原”，和战马军刀一起守卫着祖国的边防；后来虽然调离骑兵到部队机关工作，但三十年来迄未离疆；严酷壮烈的大西北骑兵生活，茫茫风雪边防线，已经渗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曾说过，“我是用一个骑兵的目光审视世界的”；他写道，“战士爱马是因为战马有着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有一种敢于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万马奔腾那种壮观场面，我是司空见惯的，奔腾的马群那种

震撼力，摧枯拉朽力，绝不亚于狂怒的海啸和电闪雷鸣，它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它会把一切阴暗和丑恶踏得粉碎”，并说“我以马为楷模，我会在激战厮杀的沙场上中途阵亡，也许我会象我所敬重的‘无言战友’一样，因了各种各样原因而被宣布退出我军的战斗行列，但是我的头颅是高昂的，我的人格和品行是不容侮辱的”。他对马的热爱和敬重如此强烈，他甚至下定决心，“等天下太平了，我就解甲归田当一名马夫，伺候马一辈子……”

读罢这本书，使我不禁想到，当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长期的、渐进的、累积的、发展的过程中，文学的根本任务；想到如何提高社会主义文艺使之具有历史的最大深度与广度；想到社会主义文艺该如何表现新的矛盾、新的时代精神、如何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塑造出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种形象不是简单的和贫乏的，不是假大空、高大全一类的，也不是那种非英雄化的写一些琐碎的小人物，而是具有高度真实的有个性、有血肉、有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为崇高理想而勇于献身的人；有高尚的道德精神的人，用以教育我们的人民，鼓舞和激励他们，有助于他们的心灵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今天，在我们这叱咤风云的伟大时代里，在我们这日新月异急剧发展和变化着的壮丽现实生活中，各条战线上这种新人何止千万！这就要求我们作家怀着最大的热情积极深入到生活中去，去发现他们并艺术地表现他们。宝生同志的这本书，就是他长期深入生活实践和对生活作了细致地观察、研究和思考而获得的丰硕成果。

宝生同志是在紧张严格的部队生活中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他热爱人民军队，热爱西北边疆，热爱各族人民，他的脉搏始终和他们一起跳动。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战斗生活中，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得到了锻炼，三十年来他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生活体验和创作素材，他对历史、社

会和人生的感受和领悟也年复一年的更加深沉了，虽然他过去所熟悉的骑兵这种乘马作战和行进的兵种，如今已为新的科技发明和应用所取代，但历史故事并没有写完，骑兵战士那种威武气概和骁勇精神仍然应该发扬光大。

虽然这本书中有些作品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有的篇章略显单薄，有的结构似觉雷同，有的人物还可进一步加强典型化的深度，同时也希望看到更多、更深刻地表现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中涌现的新的的人物形象，但由于本书是三十年来所写的作品的选集，自然难免受历史的局限，也就不能完全以今天的认识来作苛求了。重要的是，宝生同志的创作道路是健康的，脚步是坚实的，并已取得可观的成就，因此，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在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中，在更加勤勉地学习、思考和获得更加深刻的艺术概括能力之后，一定会写出更成熟更优秀的作品来的。

1990年12月

目 录

序	李 璞 (1)
---------	-----------

●小说卷

神枪手和“万里云”	(1)
硝烟散尽马嘶鸣	
——献给我的无言战友	(18)
风雪马蹄声	(40)
沙迪克的婚礼	(51)
皑皑的雪山	(69)
奔腾吧，骏马	(94)
见习军马卫生员	(109)
叨 羊	(121)
艾尔肯	(135)
葡萄沟情思	(148)
忧 思	(164)

●散文卷

口 哨	(185)
一碗泉	(190)
绿色的宝石	(194)
边防丰碑	(201)
驼 铃	(206)
路	(214)
远去的军马	(219)
冰河人家	(223)
心中的哈达	(227)
觅 羽	(233)
一片绿叶	(240)
醉 村	(245)
奇 台	(250)
天山庙听梦	(256)
小 鹿	(263)
红 山	(266)
石 磨	(269)
红 云	(278)
云与山	(282)
独 木	(287)
话说脸面	(291)
后 记	(298)

神枪手和“万里云”

晚饭后，马场中心那架吊马桩子的周围，聚着一簇人。他们熙熙攘攘，拥来挤去，热闹极了。马桩上，一匹紫红色的生马，被五花大绑着。它昂头伸颈，瞪着两只铜铃般的大眼。从眼睛里射出两道利剑似的凶光。鼻子在不停地打着呼扇，喷出股股的白气。骑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缚在这两根盆口粗的吊马桩上，周围还密密麻麻、扎扎实实地缠了四条粗壮的围绳，它却丝毫没示弱，仍不服气地挣扎着，嘶叫着，弹跳着，把那两根坚固的吊马桩弄得嘎吱嘎吱的响。两个给它备鞍子的战士，急得浑身是汗，鞍子却不能挨着它的背。这两个战士正在束手无策，只听一声喊，“我来！”从人群中跃出一个人来。

这人身材不高，圆墩墩的脸盘上，嵌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厚厚的嘴唇上，带着憨厚的笑意。这就是曾一枪打中敌人机枪准星，吓得敌人魂飞胆丧，被匪徒们称为神兵天将的神枪手，一班班长杨飞虎。他在此已经站立多时，见这马膘肥肉胖，头高身长，裆宽蹄圆，毛顺色艳，十分赞赏，真是匹难得的地地道道的伊犁骏马。打心眼里就爱上了它。是啊，当个骑兵战士他是多么想要匹象神话里说的“千里驹”、“万里云”呀！但那毕竟是传说，现实中是不会有。眼前的马虽不能说是“千里驹”、“万里云”，但他敢说，这是匹少有的良马，至少要比自己现在骑的那匹大黑马强十倍。

杨飞虎跃出人群，右手抓住那马的耳朵，用嘴咬定。他那两排如同虎钳的牙齿，把马耳朵夹得咯咯作响。那马浑身一抖，顿觉老实多了，杨飞虎一挥手两个战士七手八脚，没多大工夫就把鞍子备上了。同志们一阵喝彩。杨飞虎把嘴一松，只听“崩”的一声，四根小树粗的围绳断了两根。那马嗖的一声窜出了围绳，怎奈它嘴里的嚼子早被战士们牢牢地拉住，只急得它团团乱转，欲逃不能。

站在一旁的连长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问道：

“团里给咱的这匹马咋样？”

“啧啧！真是匹红鬃烈马。”周围的同志异口同声地称赞着。连长哈哈笑了，“是呀！是匹难得的好马，我当了十多年骑兵，虽不是行家，也能看出个八九来。”接着他问：“哪班要！”没有人吭气。连长望望面前蹲着的一个高个中士，说：“四班长，给你们班咋样？”四班长站起来，忙谢绝道：“连长，想要是想要，我们班可没哪个能人降住它呀！”连长听了一笑，把目光转向杨飞虎，问：“一班长敢要不！”杨飞虎的“敢”字没出口，不料被副班长抢了先：

“连长同志，我们班人少马多，已经照料不过来了，再弄上这匹野马，那搅得可就更拉不开栓了，还是给别的班吧。”杨飞虎正莫名其妙，副班长又扯了他一把，低声说：“你想捅漏子啦？刚才你又不是没看见，毛得跟个猴一样，班里除了你和我，是老兵，其他同志谁能降住？马上就要半年评比了，咱可不能为它戳乱子呀！”

杨飞虎一听是这么回事，哈哈一笑，轻轻拍了下副班长的肩膀，低声说：“没关系，一切包在我身上。”副班长还要阻拦，杨飞虎说声“一班要啦！”就去牵那匹马。副班长把眼皮翻了几翻。欲言又止，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生气地向宿舍走去。

这副班长赵海是个精细人，他浓眉大眼，膀宽腰圆，跟班长

比起来，能比他宽一膀，高一头。自小生在农村，练就一副好身板，又最能吃苦，枪法也不赖，虽比不上杨飞虎的名气大，也是班里的神枪手。可就是有个犟脾气，他认定的死理，没有充分的事实别人甭想更动。班长要了那匹马，他是十二分不乐意。

杨飞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将马拉到槽上，拴好，让副班长给弄点料来。谁知喊了几声都没人应，回头一看，哪有副班长的影子。杨飞虎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行动有点主观了。往槽里添了几把草，忙向宿舍跑去。副班长一人倒在床上生闷气。杨飞虎进门陪笑道：“怎么？连马也不看一眼就独自躺下睡觉啦？”副班长翻了他几眼，气呼呼地说：“我多看它一眼，更多担一份心。”说完，把头扭过去了。杨飞虎仍是笑着说：“嗨！一匹马就把你吓成这样啦？”副班长一听，呼地坐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说：“班长，咱俩相处也不是一天半晌啦，想当年爬雪山、涉冰河，风餐露宿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我没吭过一声，和敌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没说过半个怕字……”“可是——”杨飞虎想说“现在为啥怕了”，还未出口，被副班长截住：“可是，可是你想过没有，班里战士大多是新同志，那马又毛又烈，一时照顾不到，闹个乱子出个事故，上半年大伙的努力就算瞎子点蜡，白费啦。”杨飞虎虽不同意他这种看法，也不好再和他争辩，只好含糊其辞地说：“现在生米已成熟饭了，总不能把马再拉回去。”经这一说，副班长态度也缓和下来，他深深叹了口气，惋惜地说：“知道现在，何必当初不听我说呢！马是不能拉回去啦！”副班长想了一下，提出了约法三章：一、这马在班内只作保管，不准人骑；二、只准正副班长调教，不准别人调教；三、只准调教，不准正式作业骑乘。杨飞虎答应了。

这天，杨飞虎正要拉马到园子去调教，战士们一拥而上，这个说压一趟，那个说要领教领教它的能耐，都想骑骑。副班长在